

湘綺陸說詩

海峽殖民地

湘綺樓說詩卷三

湘潭王闓運壬甫著

酉陽王簡編輯

古之詩今之會典奏議之類今之詩歌古之樂也四言如琴五言如笙簫歌行七言如羌笛琵琶繁絃雜管故太白以爲靡然人不能無哀樂哀樂不能無偏激感宕故自五言興而卽有七言而樂府琴曲希以贈答至唐而大盛凡四言五言所施皆有以七言代之者而體製殊焉初唐猶沿六朝多宮觀閨情之作未久而用以贈答送別分題或拈一物一事爲興篇末乃致其意高岑王維諸篇其式也李白始爲敘情長篇杜甫亟稱之而更擴之然猶不入議論韓愈入議論矣苦無才思不足運動又往往湊韻取妍釣奇其品益卑駸駸乎蘇黃矣元白歌行全是彈詞微之

頗能開合樂天不如也今有一壯夫擊缶喧呼口言忠孝
有一盲女調絃曼聲搬演傳奇人將喜喧叫而屏絃索耶
抑姑退壯夫而進盲女也韓白之分亦猶此矣張籍王建
因元白諷諫之意而述民風盧仝李賀去韓之粗獷而加
恢詭鄭嵎陸龜蒙等爲之而木訥纖俗李商隱之流又嫌
晦澀其中如敘事抒情諸篇不免辭費猶不及元白自然
也李東川詩歌十數篇實兼諸家之長而無其短參之以
高岑王李之澤運之以杜元之意則幾之矣元次山又自
一派亦小而雅

論七言歌行流
品答完夫問

沉沉牛渚磯舊說多靈怪行人夜秉生犀燭洞照洪深闢
滂湃乘車駕馬往復旋赤紱朱冠何偉然波驚海若潛幽
石龍抱胡髯臥黑泉水瀕丈人曾有語物或惡之當害汝

武昌妖夢果爲災百代英威埋鬼府以上平敘
詠史常例青青蘭艾本殊

香

入正意却用蘭艾與題無干此作者之意以喻小人不可極之耳然於文勢極突兀有辟易萬人之概盛唐以後無此接法專恐人不知耳便無詩意

察見泉魚固不

祥

挽人本意引古語作證此亦善用典

濟水自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

小時見元微之舉此二句以爲古今

詩人不能復下語心竊疑之及後盡學三唐及六朝歌行乃知此二句神力所謂千里黃河與泥沙俱下只是將不相干語從容說來恰合題分也前乎此者如古劍篇正逢天下無風塵四句春江花月夜此時相望不相聞四句後乎此者遠別離海水直下萬里深二句白頭吟此時阿嬌一句江夏贈韋永頭陀雲水四句皆是此法門若杜詩此等處尤多然不免拉扯形迹由其天分不及故耳若韓退之以後則亂道矣盧仝劉叉亦時得之而微之望雲驪詩專摸此意亦自縱橫開合不可方物要歸於清談揮塵無一毫作態乃爲佳耳然微之稱此二句本意則是取其說理又使其不拘檢與己意合非知此詩之境也何以知之以其五言知之蓋五言亦有一境而元白全未夢及之也以其知此二句之妙故歌行頗跌宕舒卷

千年魑魅逢華表九日茱萸作佩囊

再足兩句挽入本意亦不可少

善惡

死生齊一貫祇應斗酒任蒼蒼此李東川雜興詩歌行之

極軌也其餘各篇了然易見唯此不易知也余生平數四

擬之唯回馬嶺柏樹歌稍似附錄於後泰山兮寵窅下宜

柏兮上宜松松是仙人家柏作神鬼宮秦皇昔日無仙才

欲攀松樹望蓬萊飄風驟雨不能下獨立徘徊一松下後

來封禪凡幾君時君無德况羣臣霍家都尉死山頂漢武
忽忽旋玉輪自此羣臣陪法駕行到松前盡回馬南看十
里柏陰陰肅肅泠泠無妄心乘輿去後此陰在士女時來
聽玉琴我昔南行桂陽道參天翠柏如雲掃株株自謂樑
棟材千年枉向荒山老豈知此山百萬株雲間各有神明
扶八十七君屢興廢明堂梁棟皆丘墟從臣同來見此柏
亦言名字垂金石當時解笑秦漢君今日幾人如李霍龍
藏麟見古今殊大聖栖栖非小儒潁水牽牛渭投釣阿衡
負鼎閔懷珠社櫟十圍欺匠石卞珪三刖困泥塗日暮長
風送歸客且從松子訪盈虛杜詩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
朋友皆膠漆鍾伯敬以爲孔碩肆好之音心琴二韻可以
相比亦東川別派也

論歌行運
用之妙

輕舟縱巨壑獨載神風高孤行無四鄰
宵然喪塵勞晴日光皎皎廬山不可招
揚帆挂浮雲擁楫玩波濤昔人觀九江
千里望神皋浩蕩開荆揚淙淙聽來潮
聖游豈能從陽島尙嵯嶢川靈翳桂旗
仙客閤金膏委懷空明際傲然歌

且謠

入彭蠡望廬山作

俗人論詩以爲不可入經義訓詁此語發自梁

簡文劉彥和又云不可入議論則明七子懲韓蘇黃陸之
敝而有此說是歧經史文詞而裂之也或不遵其言又腐
冗呌囂而不成章余幼時守格律甚嚴矩步繩趨尺寸不
敢失及後貫徹乃能屈刀爲鏡點鐵成金如此篇皋潮二
韻是考据也自秦以來說九江者多誤斷以史記廬山觀
九江而禹貢大明江漢朝宗之語毛詩傳謬說而鄭康成
因之宋儒好駁古人獨奉此爲不刊之解欲以戒強侯懲

荆蠻迂誕甚矣舜禹至聖豈欲荆人奉朝貢而預憂其不
宗耶且不頒爲科條而爲隱語於報銷冊中尤爲可笑故
因以潮濤解之江漢盛漲吳越水鄉滔滔千里海潮逆上
至於潯陽言孔殷朝宗者告成功而防涌潰也陽鴈攸居
亦不足記聖帝聖相何取於鴻鴈之知時此亦儒生淺陋
之見故又釋爲陽島島者水中之山陽者水北之稱言江
漢安流而江北山陵不復懷襄也廿字中考證辯駁從容
有餘若不自注誰知其迹鎔經鑄史此之謂也 神山夙
所經未至已超夷况茲澄波棹翼彼祥風吹真靈無定形
九面異圓虧晴雲穴內蒸積石露嵌奇江湖汨無聲浩蕩
復逶迤呼風凌紫煙漱玉吸瓊脂賞心不期游誰識道層
壘若有人世情暫來祓塵羈

望巫山作

此與廬山詩皆學謝赤石

帆海光陰往來神光離合五言上乘也謝詩以溟漲無端
倪虛舟有超越爲警策爲其詩足狀海非爲海賦詩也一
丘一壑則有畫工寫景之法五岳溟瀆非神力舉之不足
以稱虛舟一句所謂納須彌於芥子而所以有力者乃在
海月二句以景運情卽所謂點景也詩涉情韻議論空妙
超遠究有神而無色必得藻采發之乃有鮮新之光故專
學陶阮詩必至枯澹此詩脂韻與上篇膏韻皆點景之句
而通首盡成煙雲矣 崇高極富貴巖壑見朝廷盤道屯
千乘列柏棲萬靈伊來聖皇游非余德敢升良月蠲吉日
攀天謁明庭時雨應靈風開煙出丘陵僊華潤春丹高樹
蓋秋青肅肅懌神志杳杳躋玄扃翼如兩障趨偉彼四嶽
亭柴屨庶有秩端居心載寧

孟冬朔登泰山詩

余廿年與龍大鄧二登

祝融相角爲詩彌之每出益奇余心懣焉其警句今了不
記但記土石爲天色可謂一字千金矣又卅年獨游東岱
心未嘗不忝彌之才筆竭思凝神忽得升韻喜曰吾壓倒
白香亭矣卽升仙門旁踞石寫寄誇之蓋此乃登嶽詩非
游嶽更非游山也從容包舉又焉用石破天驚爲哉其秋
青二句亦仍學謝觀此可悟學古變化法 恒馳域外觀

久負門前山不有遠客招豈憶靈境閒聯屐訪松厓春煙
潤苔斑鳴泉導我步登降弄潺湲蘿垣隱廣殿楚色浩雲
欄釋君簿領心坐話湘州寬旁尋嶽雲石下挿水麓灣平
臺納川光城郭靜孱顏夕陰館宇多但笑客欲還踐沙送
回棹望子杳靄間還登橘頌亭騁此幽懷慳揮手已塵外
維舟從白鵬

徐幼穆招游麓山寺夕送渡湘仍登赫戲臺循屈祠徑還舟復於東洲補作寄徐

語云良工不示人璞然

得名人稿本觀其筆削神智頓增完夫世講見余此詩原本及後改定數字當有悟矣此游山詩非身到尤不覺其爲畫工也與前三首有仙凡之別

論五言作法

三郎者奉宸卿之愛女當羅敷未滿之歲爲木蘭代父之裝與余妾六雲少小相得余自南海攜妾旣歸於郊東逢南車知其將北乃代妾作詩贈之詩曰貂冠煖玉蠻韉瘦海龍行珪金排扣當門下馬擲銀瓶三郎不醉能翻酒內旗懶學宮中髻北地燕支紅不媚驚香催馱入南雲懷裏羅巾封茉莉兒家富貴傾都下擇對十年嫌不嫁房奴橫使水衡錢斯養偷騎奉宸馬大農黔司典稅官粵海雄壓十二關朝廷恩例出中使羣臣不用誇親賢阿翁白頭最恩遇美賞重分廣儲庫海月如家不憶歸嬌紅漫漫青春

路鸚鵡雕籠言夜長二十四時流電光鯉魚風老北船去
鴛鴦凍守橫塘霜東家莫愁年十八珊瑚挂鏡明如月翠
樓明歲夢殘燈瓊窗片片梨花雪

同治三載余自清苑南還感臨洛之荒寂念故國之餘春
眷彼舊游嗟余道長時新得六雲彌月而別以其幼質尤
畏長途偶作歌詞有玉顏嬌啼之戲然自此游倦閉門七
年知好斷斷譏余憚出辛未正月強一北征時則節候早
春七星逾次平沙芳草有同昔時而兵寇之餘焚蕩尤苦
方台王曾李毛左諸帥之敗也余居山中微聞燕趙有事
而已至梅榮桃落槐陰楓曉樵蘇始倦詩酒方閒未嘗不
率意同軒但歌送賤流賞風月之前指畫山川之外當斯
時也殊不知榮辱何因而生哀樂何從而見况乎他人成

敗一時之勝負乎夫出處一也而情不勝境未能忘情其
惟擇境乎堯喪天下於汾水之陽孔子乘桴於九夷之海
聖人有時而避世顏子何爲而醫國哉既睹紛爭自然馳
騖非夫道力殆難自止但歲月如流修短同逝靜者觀化
躁者忘年余與諸公閱世一也昔隴桃李之色今改蟪蛄
之年豈獨玉容悲其老醜而僕僕以役時論殷殷以務修
名不亦過乎感而作詩固非小女子之所知也重過邯鄲
作歌寄六雲詩曰君不見昔日漢宗置酒論恒趙慎姬清
瑟聲要眇壯心苦憶年少時憑闌自指邯鄲道慷慨悲歌
泣數行人生哀樂信難忘魏公英姿定河朔鄴城餘恨惜
分香兩君得意尙如此何況叢臺兵火荒舊游飛沙沒車
軌七年閉門風日美閨中偶論清苑游有夢不渡漳洛水

羞言十九處，錐囊愁見三千曳。珠履鼓角歌鐘兩寂寥，門前五柳春風裏歸雲無心仍獨飛。黃塵有意污人衣，積牆敗壘悽滿目。榆筴棠梨春影稀，朝市興亡如轉轂。忙者自誼閒，自寂惟應歲月同。遷流玉顏暗老蛾眉蹙，畫閣鳴箏久集塵。澠池擊缶任旁人，徒憐趙女如花貌。一閉阿房十
一春

余有桃花燕子圖，壬子除夕所得。明年陳李歿，除夕酌之。設此圖自後歲以荐亡友咸豐八年何栻作除夕詩首句倡云：「後有千秋自此開。」曾文正極賞之。

鄧父仁堃知南昌府，鄧弟繹從宦居府中。余於解圍後還樂平，過居府齋，娛園除夕刻燭連句爲長歌。自後余歲有祭詩之饌。

吳南丈說詩必合之史雖未得實據要如其說則詩乃有用真可謂知人論世以意逆志者也鏡初言屈子謀反懷王項襄不願故發憤自沉此言近理若無故自死非賢達之行矣

六雲見木芙蓉呼之爲葵云紅葵白葵殆表通稱之因悟柳渾詩以戎葵似牡丹不虛也又唐詩凡言葵花疑皆木芙蓉惟向日葵則非耳

渡江答拜雪琴看鶴歸訪立庵儀仲王清泉童治中不晤晤寅臣竹屋丈朱仙舟訓導晚至沈曦老處晚飯同坐者峒雲春浦許秀才沈弟禮堂食醬鳧脯風肉魚肚蝦鮓香稻飯是日春浦長子商霖秀才始歸張都轉李朱兩學官來訪不遇作小詩二首歸示六雲十日春雲壓屋山早眠

應不訝宵寒無端紅藥催離思一夜新苗滿玉闌艷曲新
聲偶憶雲綠楊風嫋碧花裙階前朦月窗前雨迸作春光
四五分

寅雨卯晴起視海棠盡落矣猛雨頃刻不足滋潤適足摧
花耳然雨亦無心爲氣所使花開乘煖煖極而雨又何怨
焉因指示六雲六雲又言春雨愁人富貴離別者甚秋雨
愁人貧賤離別者深余曰然余正居富貴貧賤之間所謂
出入苦愁者矣暇閱舊作詩篇自乙卯以前有超秀之氣
乙卯至丁巳三年遂至二百首殊多扭捏求好之弊

春日攜璫女循水登前山時桐花盛開刺花亦滿野山上
黃杜鵑殆千萬本草花黃紫徧地張季鷹暮春詩青條黃
花對舉得體物之精余因推之春花紅先白次之黃最後

黃土氣也菜花冬末開葵花夏末開菊花秋末開皆土氣也家花則不然人力勝也夢緹言家花有規矩野者不堪玩余因戲卿夫人宜爲此論耳彭雪琴必不爲此言孫月坡詠野花云折歸持鏡照不及道旁看亦自謂得其旨余論野花正以橫斜疏放雜於榛梗爲貴家花正以羞澀拘束婉弱嬌貴爲美必不可植家於野也家野皆宜者惟梅桂耳皆非麗種若牡丹臨澗桃樹當窗非不芳鮮殊乖物性

明齊王朱高煦獵游歷城縣標山有婦汲水見之而美留問其姓對曰王氏問其夫家不對迫之不從見殺而莫敢尸相傳爲東鄉王氏云爾後五百年王閼運始爲歌詞以附樂府而傳之詩曰芳草緣標山葉葉隨風舒窈窕誰家